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張紹臺

類說目錄

卷三十九

七書孫子

夜戰晝戰　避其銳氣

治心治力　歸師勿遏

將受命於君　無恃其不來

五危　必勝

絶澗　論軍勢

進不求名　嬰兒愛子

卒然　亡地死地

脫免　五攻

尉繚子

彗柄　助戰

三勝　誅殺

步鼓　制敵

太上無過

司馬法

好戰忘戰　逐奔縱綏

賞罰　國容

主尊人安　六守

三寶　失時

六賊　七害

賞罰　聖人將動

三戒　從中御

將者人之司命　三陣

敵壘虛實　弱勝強少擊衆

車騎

李衛公問對

推誠　　　　　　　　夔客為主

鐵蒺藜　　　　　　分而能合

李勣可保任

類說目錄

類說卷三十九

宋 曾慥 編

七書孫子

廟算

兵者詭之道也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

鈍兵

鈍兵挫鋭屈力殫貨諸侯乘其敝而起雖有知者不

能善其後

拙速

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

善用兵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粮於敵

故軍食可足

將民之司命

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主

用兵法

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不戰而屈人之兵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上兵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十則圍

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大敵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將為國輔

將為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縻軍

不知軍之不可進退是謂縻軍

勝負

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善戰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故勝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交和

兩軍相對曰交和

勝兵

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兵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正合奇勝

凡戰者以正合奇勝戰勢不過奇正相生如循環

擇人任勢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善戰之兵如轉圓石於千里之山者勢也

致人不致於人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趍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知戰之地

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會戰不知戰之地不知戰之日則左右前後不能救况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乎

兵形象水

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致流兵因敵而制勝

倍道

卷甲而趍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平

兵以詐立

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奪氣奪心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夜戰晝戰

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避鋭氣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治心治力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

歸師勿遏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立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甘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闕窮師勿追此用兵之

法也

將受命於君

受命於君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

死地即戰

無恃其不來

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

五危

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必勝

凡軍好高惡下貴陽賤陰來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絶澗

凡地有絶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為絶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為天井

深山若蒙籠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澗道狹深者為天隙

論軍勢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脩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校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鳥集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先動也旌旗動者亂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缶不返者窮寇也數賞者

窘也數罰者困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進不求名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寳也

嬰兒愛子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俱死

率然

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

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亡地死地

陷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而後生

脫兔

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五攻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輪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

内外騷動

五間

兵有因間有内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呉子

醮呉起於廟

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呉起於廟立為大將

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闢土四面

拓地千里皆起之功

四不和

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

國不可出軍不和於軍不可出陣不和於陣不可進

戰不和於戰不可決勝

戰勝守勝

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敝

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

兵起有五

兵起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内亂五曰因饑

軍命

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别之愛而責之是謂軍命

可擊之道

武侯問敵可擊之道起曰敵人遠來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可擊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急擊勿疑

四輕

用兵之道先明四輕地輕馬馬輕人人輕戰戰輕敵

進有重賞退有重罪

善將

凡兵戰之場止尸之地必死則生幸出則變善將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

慮

天竈

武侯曰三軍進止有道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大谷之口龍頭大山之端將戰審候風之從來風順致

敵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尉繚子

彗柄

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鬭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人戰大破之

助戰

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駛彼駑馬𩭤與角逐

何能餒吾氣哉

三勝

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

誅殺

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

步鼓

步鼓趍戰一步一鼓也

制敵

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

太上無過

賞如山罰如谿太上無過其次補過

司馬法

好戰忘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逐奔縱綏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

賞罰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刻欲民速覩不善之害也

國容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戍軍

古者戍軍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知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一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伏

也

七政

七政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詞四曰巧五曰災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

黄石公三畧

簞醪投諸河

將帥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兵有全勝昔良將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

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將禮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下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

財賞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重賞死士

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士

隆恩

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自專

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内御則功難成

使智使勇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趍其利愚者不歎其死

良弓藏

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

卒離

人衆一合不可卒離威權一與不可卒移

六韜

主尊人安

文王曰欲使主尊人安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利而

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

勿怒

六守

人君有六守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

三寶

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

失時

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則人將斯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

六賊

王人者有六賊一曰臣有大作宫室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任氣遊俠傷王之化三曰臣有朋黨蔽賢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禄喜犯難傷人之勞六曰强宗侵奪傷庶人之樂

七害

又有七害無智畧權謀王者慎勿使為將有名無實慎勿與謀朴躬惡服偽人也慎勿近博聞高議奸人也慎勿寵苟得輕死貪求爵祿慎勿使技巧畢飾傷農事者必禁之巫蠱左道誘惑良民者必止之

賞罰

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用賞貴信用罰貴必

聖人將動

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三戒

將有三戒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

從中御

民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

將者人之司命

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鋭將不知則

三軍疑將不明則三軍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職故將者人之司命

三陣

日月星辰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陣丘陵水泉亦左右前後之别此謂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陣

敵壘虛實

武王曰何以知敵壘虛實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觀敵變動望其壘知其虛實望其士卒知其去來

弱勝強少擊衆

武王曰以弱勝強以少擊衆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勝強者必得大國與鄰國之助

車騎

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所以踵敗軍絶糧道擊侵寇也

李衛公問對

正兵奇兵

太宗將討高麗曰兵少地遥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曰諸葛亮七擒孟獲正兵而已自黄帝以來先正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

右軍少却者奇也

八陣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謂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詭設八名本一也分為八焉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詭設物象何止八乎

丘井之法

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井分四道八家處之

其形井字開方九馬五為陣法四為間地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遶所謂終於八也

奇正循環

太宗曰卿視韓擒虎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爾曾未知奇正循環之無窮也

四種

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公謀八十一篇不可以言窮次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法八十五篇不可以才窮此三門也凡兵家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蕃長於馬漢長於弩

太宗曰蕃兵惟稱勒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鬬漢長於

駑駑利乎緩戰

諸將軍識虛實

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今諸將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罕識虛實蓋不能致人反為敵所致也

治兵之法徧告諸將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兵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畧言其槩耳推此三義有六焉以防待來

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

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其治兵之法宜偏

告諸將

舊將凋零

太宗曰舊將先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

伍法

太宗曰數家伍法孰者為要靖曰左氏云先偏後伍

司馬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

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臣酌其法自五人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變爲七十五人諸家兵法惟伍法爲要穰苴所謂五人爲伍十五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六花陣

太宗曰李勣論兵多與卿合但勣不究出處卿所製六花陣色出何術乎曰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

圖因之故内畫之方外環之圓是成六拖俗所號耳

曹公新書

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莫敢攻其短臨敵立表無乃晚乎

三覆之義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遊騎令何者比乎靖曰新書六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名號分為三類耳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也後人不

鮮三覆之義臣熟用此法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術也太宗嘆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不籍僞臣家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欲籍僞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謂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

推誠

李靖曰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而已

變客為主

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

鐵蒺藜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

耳非攻戰所施也

分而能合

苻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合而不能分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向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者也

李勣可保任

太宗曰李勣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何如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臣肺腑之親然外貌

不長內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馬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者無忌致其然也上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類説卷三十九

類説目録

卷四十

非錢不行　金牛御史

鶴鳴鷄樹　鳩集鳳池

九月得霜鷹　賜麻數車

八捐將軍　盂青

金剛舞夜叉歌　刺史不是守鞋人

澁體　白蠟明經

杷推椀脫　白版侯

豬號烏金　鷄肆

魏丞烏　　虎笠

銀兎符　　甲子雨

耳冷不知有卿　　賢聖不過五人

衣冠藪澤　　支鼎石

青龍卧橋上　　壁龍

飛坡　　歐陽通書

百寶香爐　　身代母病

葬壓龍角　　三戾

斗城　銅雀

石父石婆祠　椽化龍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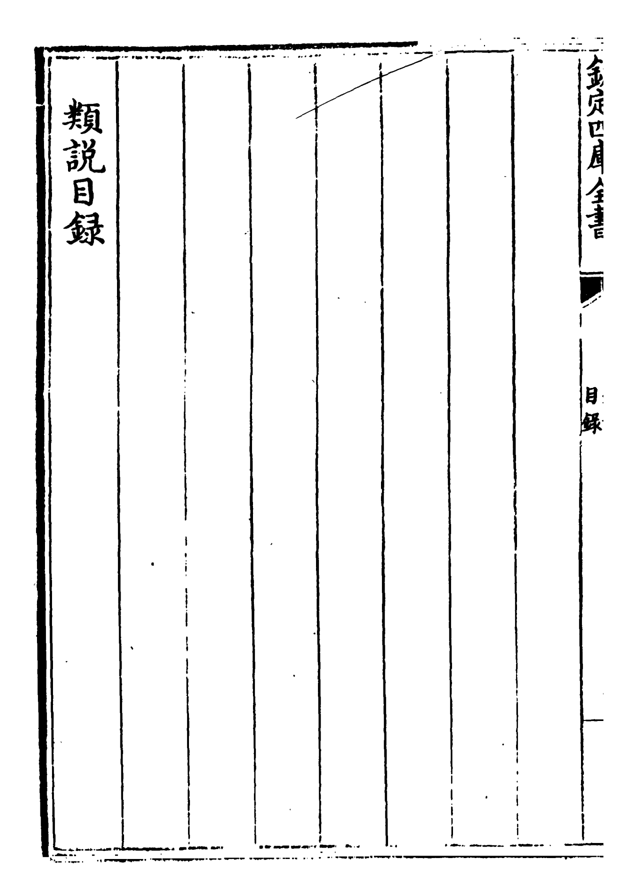
氷樓　九市

金戺玉堦　壁門

玉樹青葱　鶴州鳬渚

石鯨　天地刧火

魚報明珠　槐市



類說目録

類説卷四十

宋 曾慥 編

稽神異苑

康王廟神女

六朝録曰劉子卿居廬山有五彩雙蝶來遊花上其大如燕夜見二女子曰感君愛花間之物故來相詣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願伸繾綣一女曰感君今宵讓姊餘夜可知次夜姊曰昨夜之歡令留與汝自是

每旬一至者數月廬山有康王廟泥塑二神女容貌如二婦人

雲雨從巫山來

征途記曰蕭總遇洛神女後逢雨認得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來

東海女姑

六朝録曰書生蕭岳至延陵泊舟季子廟前有一女從三四侍女以秋橘擲岳因舟中命酒將晚別去岳

入廟見東壁畫第二座之女細視之而咲乃所見之女也畫旁題云東海女姑

李夫人遺蘅蕪香

漢武思李夫人卧延凉殿夢夫人遺帝蘅蕪之香覺而衣冠異香三月不歇帝因制曲名遺芳夢又賦落葉哀蟬曲

沙棠木為舟

江表記成帝於太液以沙棠木為舟取其不沉以珎

怪飾鷁首名雲舟

並枕樹

三吳記潘章夫婦死葬塚木交枝號並枕樹

馬皮化蠶

搜神記曰有人遠行其家惟有一馬一女女思其父戲謂馬曰爾若迎我父至我則嫁汝馬因拖韁至父處乘歸馬見女輙怒女如前言以告父大怒殺馬屠剥其皮女見皮蹙之曰死馬欲人為婦其皮忽起捲

女而出於大樹間見女化蠶績絲于樹而成大繭

榴環

江表記吳王潘夫人因觧唾於壺中傾之得火齊指環因掛於石榴枝起臺名環榴或白今與蜀爭雄環榴之名不祥改為榴環

虹化為女子

江表録首陽山有脕虹下飲溪水化為女子明帝召入宮曰我仙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難其色忽

有聲如雷復化爲虹而去

白魚江郎

三吳記曰餘姚百姓王素有一女姿色殊絶有少年自稱江郎求婚經年女生一物狀若絹囊母以刀割之悉是魚子乃伺江郎就寢細視所着衣衫皆鱗甲之狀乃以石磓之曉見床下一魚長六七尺素持刀斷之命家人煮食其女後適於人

書帶草

三齊記曰鄭康成山下生草如大韭一葉尺餘士人名為康成書帶草

視井生男

博物志曰婦人妊身三月未滿着壻衣冠平旦逺井三匝映水視影勿反顧必生男或者生九女其妻逺井三匝呪曰女為陰男為陽女多灾男多祥鎻井三日不汲至期果生一男

杜蘭香在白帝君所

征途記曰晉張碩與杜蘭香相别後于巴縣見一青衣云蘭香在白帝君所若聞白帝野寺鐘聲隨風而來則蘭香亦隨風而至際夜果聞鐘聲蘭香亦至焉

蛟龍寄宿

九江記曰江夏陸社兒者夜歸逢一女子求宿姿色甚優社兒不得已同歸共寢忽聞暴風雷見一毛手拏婦人去及明鄉人云去此七八里有一蛟長百餘丈流血在地有千萬禽臨而噪之社兒自此驚悸常

如痴狂

朝野僉載

馳李

後魏時定四姓李氏大姓也恐不得預乗明馳星夜入洛而事已定人謂之馳李

緑珠怨

喬知之有婢碧玉武承嗣借教歌姬納之不還知之作緑珠怨以寄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

婷此日可怜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未
曽安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
横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
恨在髙樓一旦容顔為君盡碧玉得詩飲淚投井而
死承嗣於裙帶上得詩殺知之

仙人獻果

李全武后時為御史鞫獄備極慘酷其訊皆有名如
仙人獻果玉女登梯一絲懸駒驢拔橛鳳凰晒翅猿

猴鎖火上麥索下闌單之類

玄衣素衿人傳赦

貞觀中黎景逸居空青山飼一鵲而甚愛後景逸被誣下獄有鵲於獄屋氣樓中下視景逸喜噪似語有赦官詰其日云路逢一玄衣素衿人說三日赦至乃鵲傳也

趚蛇鸛雀

魏光乘好題品人姚元之長大行且速號趚蛇鸛雀

王旭長而黑醜號烟燻木棖楊仲嗣躁急號熱鏊上猢猻

學射未教嚙鏃

昝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目而中有王靈知者學其法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殺之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擊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嚙其鏃謂靈知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嚙鏃法耳

非錢不行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貪贓不法引銓日有選人以百餘錢繫鞋帶行步有聲愔問之對言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金牛御史

武后時嚴昇期為御史巡察江南嗜牛肉而多受金號金牛御史

鶴鳴鷄樹

鳳閣侍郎杜景儉文章知識並高遠時號鶴鳴鷄樹

鳩集鳳池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内史號鳩集鳳池

九月得霜鷹

蕪味道王慶方同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曰二子孰賢答曰蕪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

賜麻數車

唐滕王嬰蔣王惲皆好貪汚帝每賜諸王珎物二王獨以麻數車令為錢索

八搨將軍

滕王為隆州刺史多不法參軍裴聿諫正之王怒令左右摑搨他日聿入計具訴于帝帝問聿曾被幾搨聿曰前後八搨遂令進八階聿歸嘆曰何其命薄若言九搨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搨將軍

孟青

侯思止謂决囚大棒為孟青

金剛舞夜叉歌

隋諸葛昂高瓚爭為豪侈昂屈瓚串長八尺餠闊丈餘餤麄如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瓚復屈昂以車行酒馬行肉碓硏膾磑蓋蒜自唱夜叉歌以送之又煑一小奴子為饌食訖呈其頭顱昂復蒸一奴

刺史不是守鞋人

郭仁凱鄙猾嘗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敝仁凱即呼公吏鞋新者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下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濫體

徐彦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鶠閣以龍門為虬戶以金谷為銑溪以玉山為瓊岳以𩦲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驂以月兎為魄兎以赤牛為炎犢後進效之謂之濫體

白蠟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萬舉九上不第號白蠟明經與鷟為對

把推椀脫

武后時官濫謡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

白版侯

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供至有白版侯者焉

猪號烏金

唐拱州有人畜猪致富號猪為烏金

鷄肆

富民羅會以剔糞致富人號雞肆言跑糞有所得

鵲尾杓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欲勸者

呼之則尾指其人

斗酒濯足

馬周初入京至灞上逆旅數公子飲酒不顧周周市

斗酒濯足衆異之

銅鶴樽

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欹

姓方貴人認為親戚

唐有士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為親戚或戲之曰豐邑公相何親處曰再從伯父戲者笑曰既是方相侄尺堪嚇鬼豐邑坊造凶䩕出賣之所也

婁師德號衛靈公

婁師德長大而貌異於衆又病足張元一目為失轍

方相又曰衛靈公言衛䕶靈柩亦方相也

麒麟楦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又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翹關負米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見湜曰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求選兵部答曰外議謂崔侍郎下

有氣力者即選

祝媪

祝欽明頑滯多疑人目為媪媪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縮葱侍郎

侯思止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因號縮葱侍郎籠餅即饅頭也

喙長三尺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判時嘲之曰論事則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其子曰筆頭無力嘴頭硬

狐蹲雉伏

鄭愔狐蹲貴介雉伏衡門

騎猪正南竄

武懿宗遇敵棄䩞械走之張元一嘲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偎墻獨自戰甲仗總抛却

騎猪正南竄后曰何不乘馬曰騎猪夾豕走也

神仙童子

唐元嘉聰敏年少號神仙童子

不伏致仕

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勅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指龜得磨事

張說女嫁盧氏甞為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支床龜女

欣然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果然

三枕

韋熊人妹以豹頭枕辟邪白澤枕辟魅熊枕宜男

魏丞烏

魏令為西帝丞養一赤嘴烏每于衆中乞錢啣歸號

魏丞烏

虎筮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

無罪者不顧名虎筮

銀兎符

唐初為銀兎符以兎為瑞也及為銅魚符以鯉魚為瑞也武后以玄武為姓瑞乃以銅為龜符

甲子雨

俚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

耳冷不知有卿

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翊日諭輔臣曰此臣躁妄欲求内相乃黜之

賢聖不過五人

殷安嘗曰百世賢聖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五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拔萃出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

之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不遜如此

衣冠藪澤

江陵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

支鼎石

辰州東有三山高數千丈古語夸父與日爭至此煮食此支鼎石也

青龍卧橋上

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黙啜欲南過至橋忽馬不進見青龍卧橋上乃去

壁龍

柴紹有力能越百尺之樓謂之壁龍

飛坡

永昌中秦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波上桑畦麥隴依然不動

歐陽通書

歐陽通自重其書以犀牙為筆貍毛心秋毫覆之松烟為墨末以麝

百寳香爐

安樂公主百寳香爐高三丈

身代母病

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

偏身母安

葬壓龍角

郝處俊為侍中既葬有術者過其墓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斷

三戾

中書令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性好貪濁憎人取受

點鬼簿算博士

盧照隣弱冠拜鄧王府典籖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隣披覽畧能記憶楊炯為文好以古人

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談畧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䝲為黠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算博士如盧生之文莫能評其得失惜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賦以釋憤焉

舞胡子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者胡子則捧盞揖之

辛宏智詩

云君為沙邉草逢春心剰生妾如臺上鏡得照始分明常定宗改始為轉遂爭此詩博士羅道宗判云始還宏智轉還定宗

占赦

鵲夜傳枝月暈遶蠻皆主有赦蟻聚為市必雨

雨候

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逐俗謂黑猪渡河雨候也

三白

正月三白田公咲啞啞

麻胡恐小兒

後趙石勒將麻秋性麁險太原胡人也有兒啼母輒恐之麻胡來啼聲絶至今以為故事

走馬報

張易之兄弟競為豪侈後被誅百姓臠割其肉時謂

走馬報

新粧詩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為新粧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為臺粧以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古墓銘

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河決水迸城破一古墓得銘曰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造棺槨改塟之

賜妬妻酒

兵部尚書任瓌太宗賜宫女二人皆國色妻柳氏妬爛二女髪秃盡上令賚胡餅酒賜云飲之立死爾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即飲之柳氏拜勅曰妾與瓌結髪夫妻俱出微賤遂至榮官瓌今多内嬖誠不如死飲盡覆被睡醒了無他故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其二女令别宅安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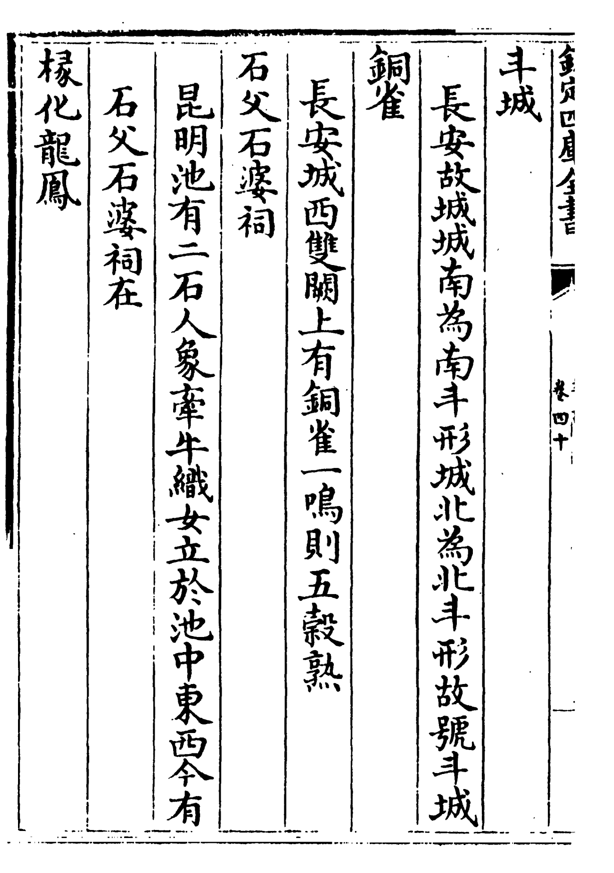
御史不還車脚錢

御史李審請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錢幾又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以責審諸御史皆有慚色

驅驢宰相

王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門終日迫逐時號驅驢宰相

三輔黃圖



斗城

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

銅雀

長安城西雙闕上有銅雀一鳴則五穀熟

石父石婆祠

昆明池有二石人象牽牛織女立於池中東西今有石父石婆祠在

椽化龍鳳

通天臺元鳳門自毀椽桷化為龍鳳飛去

冰樓

建章宮北積冰為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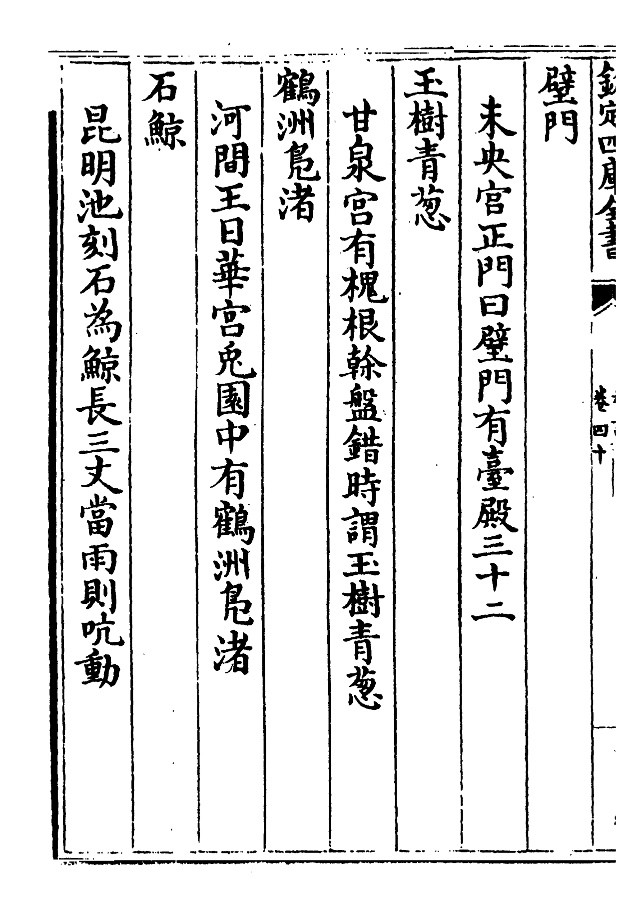
九市

長安有九市

金戺玉階

明光殿金玉珠璣為簾箔金戺玉階晝夜光明在

桂宮中



壁門

未央宫正門曰壁門有臺殿三十二

玉樹青葱

甘泉宫有槐根幹盤錯時謂玉樹青葱

鶴洲鳧渚

河間王日華宫兎園中有鶴洲鳧渚

石鯨

昆明池刻石為鯨長三丈當雨則吭動

天地刼火

武帝穿昆明悉是灰有方士言此天地刼火之餘

魚報明珠

昆明池有人釣魚綸絶而去武帝夢魚求去其鈎三日見大魚啣索即取鈎放之後於水濵得明珠一雙乃魚所報也

槐市

太學列槐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各持鄉郡所出物賣

之號曰槐市

類說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周文彬

類說目録

卷四十一

南部新書

槐花黄舉子忙　長名榜

一品墳　三絶

生十六男　榜花

中書令着緋　清夜遊西園圖

劉氏寄詩　翠微寺僧

記三生事　為誰零落為誰開

恨不得脩史　公主輒折七筯

柳公權罰俸　顧渚貢焙

嗜蟠蝨爪甲　大郎罷相

念珠户曹　除德裕人情怕否

大霧三日　江融屍起坐

天荒鬫　韻英

李適之入仕　九成宮使

見蝦蟆入相　夢中得句

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好食羊頭　乞你頭銜

紫陽花　鵶挽鈴

天下諸胡盡帶令　不營私廟

五羊城　蘇氏合葬

念金剛經　雷公墨

類說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卷四十一

宋　曾慥　編

南部新書

槐花黃舉子忙

長安舉人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長名榜

吏部故事放長名榜舊語曰長名以前選人屬侍郎

長名以後侍郎屬選人

一品墳

舊令一品墳高一丈八尺惟郭子儀薨特加十尺

三絶

李白為天才絶白居易為人才絶李賀為鬼才絶

生十六男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焚蕩俱盡妻茅氏連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乞於市

榜花

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

中書令着緋

張嘉貞開元中書令着緋傳遊藝武后時居相位着緑

清夜遊西園圖

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云圖上若干人俱食天

祿貞觀中褚河南裝背

玉葉冠

玉真公主玉葉冠人莫計其價

柑子結實

天寶中内種柑子結實凡一百五十顆

羅浮先生

軒轅集號羅浮先生年數百歲立於床上垂髮至地

封四海為王

天寶十載始封四海為王

鑄張說橫財

盧懷慎暴卒而蘇曰冥司三十爐日夕為張說鼓鑄

橫財我無一焉

異人言遷改

李德裕三鎮遷改皆有異人為言之惟投南荒未嘗

先覺

李相笏

李參軍善相笏休咎呼為李相笏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

文章

李翰言文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

書過其父

李合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一聞此語終身不書

虎入私廟

大歷八年虎入元載私廟

脚踜蹬

先天中王仙客為侍御史忽除膳部員外殊有惋悵敬忠曰有意嫌兵部尊心望考功誰知脚踜蹬偏落省牆東膳部在省東北隅也

貶李太尉制詞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兩制皆為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而身不正

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

工部令史冷熱相激

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閒簡無事有角觝之戲假作吏部令史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倒悶絶良久云冷熱相激

貢土水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貢水

果頭三屈律

黄巢令皮日休作讖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

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頭醜掠鬓不盡疑三屈

律之言為譏也遂及禍

劉氏寄詩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

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

郎面郎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回去尋登第妻又

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

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翠微寺僧

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張叟曰君四十無子為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絶粒五十年君宜遺以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叟復相曰貴則過公不得其終幼字曰衲僧又云緇郎

記三生事

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

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為緩
轡有轂石必去之

為誰零落為誰開

嚴惲字子重善為詩與杜牧友善有詩云春光冉冉
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
落為誰開

恨不得修史

于志寧為僕射修史恨不得學士來濟為學士恨不

得修史

公主輒折匕筯

大中中于琮選尚永福公主忽中寢上曰朕此女因與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情性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尋改尚廣德公主

柳公權罰俸

大中十一年賀正盧鈞以太子少師率百僚年八十餘聲容明暢舉朝稱服明年柳公權以少師率班亦

八十矣氣力綿憊誤尊號一字罰俸一季人多恥之

顧渚貢焙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

四百八斤

嗜蟠蝨爪甲

鮮于叔明嗜蟠蝨權長孺嗜人爪甲此亦瘡痂之類

大郎罷相

韋承慶出相除禮部尚書嗣立入拜鸞臺平章事時

語曰大郎罷相小郎拜相

念珠戸曹

京兆戸曹月俸一百八索謂之念珠戸曹

除德裕人情怕否

李太尉太和七年自西川回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其中小人亦有怕者上言曰須怕他涯時為鹽鐵使

大霧三日

李錡之誅也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内疑其寃詺

許收墊

江融屍起坐

江融為左史被羅織受誅其屍起而復坐者三雖斷

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敗

天荒闕

忻州刺史號天荒闕盞歷任多死

韻英

天寶時翰林學士陳友元廷堅撰韻英十卷未施行

而西京陷

菩薩蠻

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瓔珞披體故號菩薩

蠻因制此曲

坐主門生沆瀣一氣

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坐主

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乾符二年崔沆放崔

灩談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

禮闈題詩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及榜出為無名子削為五言以戲之

蜈蚣肉

天寶四載廣府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割其一爪得肉一百二十斤

畫胡頭

滋水驛在長安驛之東唐皇在藩日經北廳廳西壁畫一胡頭因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却鼻何畏不聞香

賦催粧詩

陳嶠字景山孑然無依數舉不遂暮年獲一名還鄉已耳順矣鄉里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巹之夕文士競集賦催粧詩成有生美之諷嶠自成

一章云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客皆絶倒嶠嘗有閑居詩曰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安老去何

蒺藜棒

韋丹任洪州值毛鶴叛造蒺藜棒一千具

權臣所居坊

近俗於權臣以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靖安李宗閔驛坊韋澳樂和李景讓也

後行祠屯

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傳中行都門中行刑户不傳前行駕庫

法蘭言吉凶

開元初鹿苑寺僧法蘭者多言微旨有歙縣令劉昌源詣之蘭曰長官留下腰帶麻鞋看未幾劉丁内艱

傳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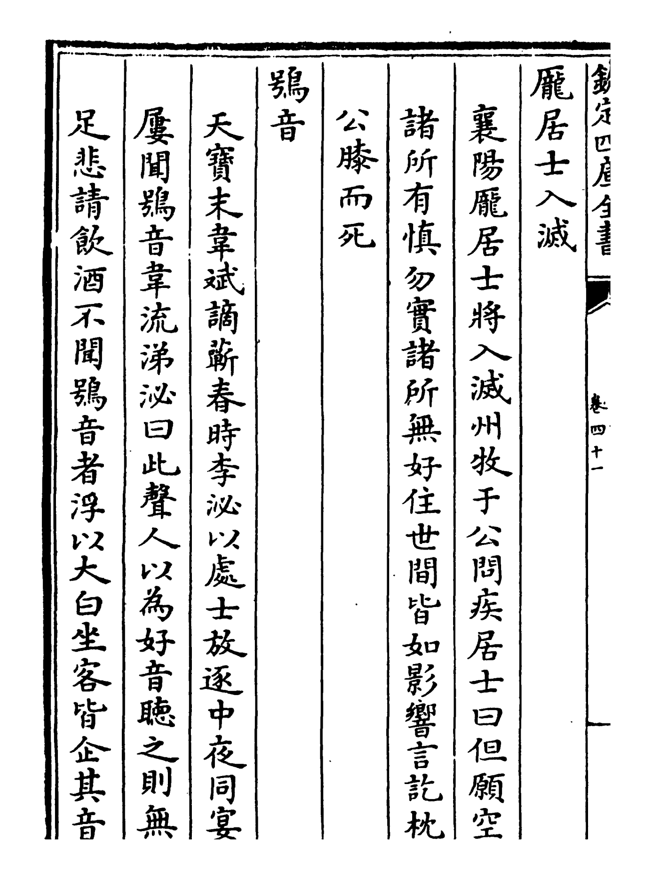
長安風俗元日以次遞飲食相邀號傳座

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咸通末鄭渾之為蘇州督郵譚銖為醝院官鍾輻為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相接時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服附子硫黃

韓藩端公自宣州退居鍾山因服附子硫黃過數九竅百毛皆出血惟存皮骨小斂莫及但以血絹舉骨就棺而已



龎居士入滅

襄陽龎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公問疾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死

鵶音

天寶末韋斌謫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中夜同宴屢聞鵶音韋流涕泌曰此聲人以為好音聽之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鵶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音

終夕不厭

坊州貢杜若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勑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郎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咲人耶太宗聞之謫授雍州司法

李適之入仕

不歷丞簿便為别駕不歷兩畿官便為京兆尹不歷

御史中丞便為大夫不歴給舍便為宰相不歴刺史便為節度然不得其死

九成宫使

天寶七載以給事中楊釗充九成宫使宫使之名自此始

見蝦蟇入相

李揆為禮部侍郎堂前見一蝦蟇髙數尺以缶覆之明日啓之亡矣後數日入相

夢中得句

鄭顥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續成長韻此一聯杜詩也

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杜邠公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有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好食羊頭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嘗晨出有怪在焉羊頭人身

衣冠甚偉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以爾好食羊頭故求汝汝輟食則已若不已吾將殺汝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乞你頭銜

房光庭嘗送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會鬻蒸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鬻者逼之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時賞其放逸

紫陽花

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云月中種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寺僧亦嘗拾得招賢寺僧植桂香紫可愛郡守白公名曰紫陽花

鵶挽鈴

温璋為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三乃一鵶也曰爾必有探其雛者來訴耳命吏隨之果得探雛者

天下諸胡盡帶令

令狐綯姓氏少族人有至者不吝由是遠近皆趍至

有姓胡昌令者温庭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令

不營私廟

貞觀中王珪通籍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為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

五羊城

吳脩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為瑞故廣

南謂之五羊城

蘇氏合葬

魏知古年七十卒妻蘇氏不哭殮訖舉聲一慟同日

合塋

念金剛經

白人哲龍朔中為珠陽尉差運米遼東入海遇風四

望昏黑人哲急念金剛經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

僧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

雷公墨

雷州之西有雷公廟百姓每年配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彘肉同食者立遭雷震每大雷後人多於野中拾得黳石號雷公墨扣之鏘然光瑩如漆又於霹靂處收得如楔如斧謂之霹靂楔與兒帶辟驚邪與孕婦人磨服催生皆驗

爆直

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五日謂之伏

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直宿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衆官皆出此人獨留如藏伏之豹伺候待搏曰伏豹韓琬解為爆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封演以為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雪霜雨霧禽獸皆出惟豹深藏故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遇雨霧而深藏豹直葢取不出之義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

比燒節之爆

問坐死立死者誰

志閑和尚乾寧二年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官銜之名

當是選補陞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銜名書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頭銜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

馬以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絶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人肉治羸疾

開元間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閭閻相效割股

改尚書

天寶四年改尚書無頗作陂

平生有三不稱意

杜豳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州移鎮廣陵舟次瞿唐爲駭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吃也

爲妾造寺

王縉爲相爲妾造感應寺宏麗無比爲識者所唖

鄭覃入相

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

雲溪友議

題西施石

王軒泊舟苧羅山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俄一女郎振瓊璫扶石筍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堅不得旣為鴛鴦之會仍為恨別之詞後有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於浣溪長吟寂無所遇朱澤嘲曰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薛媛詩

南楚材者客陳頴頴守欲以女嫁之楚材家有妻重違守意輒諾之其妻薛媛對鏡自圖其形仍寄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寳鏡端已驚顏索莫漸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剪水作花

陸暢雪詩云天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

慎氏詩

嚴灌夫娶妻慎氏十餘年無子乃拾其過而出之慎氏為詩以訣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灌夫覽詩悽感遂為夫婦如初

盛小叢

李訥尚書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鴈門上鴈初飛愛其激切召至曰去籍之妓盛小叢也曰女歌何善也曰是梨園供奉南不嫌之甥所唱不嫌授之也時崔元

範御史赴闕訥餞於鏡湖命小叢歌在坐各為一絶訥曰綉衣奔命去情多南國佳人斂翠蛾曾向教坊聽國樂為君重唱盛叢歌

娼肆題詩

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盂盤失錯嘲曰惟得蘇子面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布袍披襖火燒氊帋被笠簑麻接絃更着一雙皮靸子紇蹄紇蹋出門前又嘲李端端

曰黄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髮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道旁見二子再拜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曰覔得黄騮鞴綉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賔客競臻其户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雍女剃髮為尼

崔涯妻雍氏揚州總教之女雍族以崔有詩名資贍

甚厚略無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仗劒呼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惟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不情乃爾小女不可别醮便令出家立令剃髮爲尼涯悲泣悔過慟别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嫦娥一入月宫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拋毬令

杜悰出澧陽李宣古者數陪遊宴侮慢既深悰不能

忍使卧於泥中辱之長林公主曰待士如此那得平原之譽乎遣人扶起更以新衣宣古為詩曰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觱篥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婉女顏如玉解飲蕭郎眼似刀爭奈夜深拋耍令舞來挼去使人勞時席間崔雲娘者形貌瘦瘠宣古贈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自奇瘦拳拋令急長觜出歌遲只怕肩侵鬓惟愁骨透皮不須當户立頭上有鍾馗

贈肥錄事詩

杜牧經陜圻有録事女肥且巨牧贈詩曰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𤼵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瓦官寺裏逢行迹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報洛神

贈胡子女

陸岩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曰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髙於華岳山

送温庭筠

紀唐夫送温庭筠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醁醽消積恨莫言黄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且鬬樽前見在身

牛僧孺贈汝州劉中丞詩曰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鬬樽前見在身禹錫和曰指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

拂埃塵牛公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葢以宰相三日後主印可以升百司也

胡釘鉸

列禦冦墓在鄭郊有胡生者家貧少為洗鏡釘鉸之藝號胡釘鉸有美酒茶果輒祭禦冦祠以求聰慧忽夢一人刀劃其腹以一卷書置於心腑及覺乃能詩甞贈韓少府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

郭氏蒼頭

咸陽郭氏一蒼頭曰捧劍每遭鞭箠一旦忽題詩曰青鳥啣蔔蔔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主遂稍容之

彈琴不俊

明皇時張野狐觱篥雷海青琵琶李龜年唱歌公孫大娘舞劍上自擊鼓不好彈琴言其不俊也又寧王彈琵琶皆至精妙上幸岷山百官竄辱惟龜年奔江

潭病卒復蘇曰遇二妃令教二女蘭茗唱祓禊畢放還且言長安有中興之主也

虞舜辟陽侯

李群玉校書歸湘中題二妃廟詩見二女郎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俄而影滅段成式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群玉後二年而卒段為詩哭曰曾話黄陵事令為白日催老無男子累誰哭到泉臺

湘靈鼓瑟詩

錢起湘靈鼓瑟詩曰善撫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不識韋臯是貴人

張延賞選壻韋臯性高不拘小節公侮之不禮乃辭去後自金吾持節西州為延賞代臯易姓名為韓翶

去城三十里人報曰替相公者韋臯非韓翺也苗夫人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已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明日入州方知不誤公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平日婢僕無禮者臯悉殺而投於蜀江後郭圓作詩曰宣父辭周儀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葉上題詩

明皇時掖庭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

恩寄草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和曰愁見
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
上題詩寄與誰
題紅葉
盧渥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絶句曰流水何太急深
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後宣宗省宫人渥
獲一人乃昔年題紅葉者
餅裹屍肉

興化有蘭若上座僧一旦作大餅招徒衆入屍陀林以餅裹屍肉而食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猪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

鱠殘魚

寳志大師對梁武帝食鱠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必爾志公乃吐出小魚皆具鱗尾今秣陵有鱠殘魚

判僧飲酒

陸長源郎中判僧常滿知真等於娼家飲烹宰等事云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梵僧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淨名入諸淫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仍集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

斷賭錢僧

浙西韓滉相公斷僧雲晏等賭錢喧爭云正法何曾執具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尊罍

强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臺

王梵志詩

王梵志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名梵志有詩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生肉形殊性不殊

元同一性命只是别形軀苦痛教他死將來為已須

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庄田廣修宅四

隣買盡猶嫌窄彫梁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為客中客

造作庄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

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麄行出家兒心中未平實

貧齋行則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煑䭔愛君波羅蜜

飽食不知慚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不願大

大貧昨日了令日令日了明晨此之大大願此之大

大因所願只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本是屎尿袋强將脂粉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最是寃家又曰衆生願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惟欺謾口中佯念佛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帋畫屏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勸君莫殺命背面被生嗔吃他他吃汝輪環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坐

念真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裹大樹小皮裹小樹生兒

不用多了事一個足省得分田宅無人横煎蹙但行

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未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

無所處哭我我不聞不哭我亦去無常忽來頭知身

在何處

咏螃蠏

皮日休咏螃蠏呈浙西從事詩曰未遊滄海早知名

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横

行又題金錢花云陰陽無炭地無爐鑄出金錢不用
模漫向人前逞顔色不知還解濟貧無

閨意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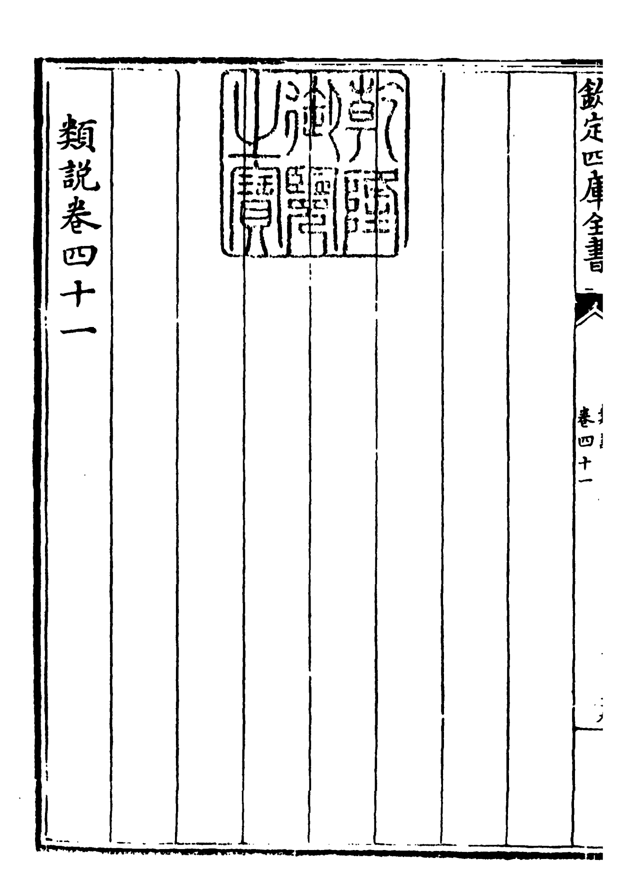
朱慶餘作閨意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
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張籍酬曰
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
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夢烏衣人

李筌註陰符經至禽獸之制五氣經年不解夢烏衣人教之遂通其義

玉簫指環

韋皐遊江夏與姜制置青衣玉簫有情臨別約七年再會因留玉指環逾八年不至玉簫絶食而殞後鎮蜀相山人有少公之術乃見玉簫曰後三年再為侍妾後東川盧八坐送一歌姬真玉簫也而中指有玉隱出不異玉環



類說卷四十一